

【文化杂谈】

曹雪芹眼中的“她”

□雪樱

《红楼梦》是曹雪芹泣血写成的忏悔书，也是女子世界的精神镜鉴。曹雪芹眼中的“她”，善良、率真、有个性，无论是林黛玉、薛宝钗、王熙凤、贾探春、史湘云等，还是配角丫鬟和老妈妈们，或聪明，或善良，或知礼、守礼，各有各的个性。她们就活在我们中间。

倘若说诗歌是诗人的自度曲，那么《葬花吟》和《芙蓉女儿诔》则是曹雪芹的自度曲。《红楼梦》中，宝玉身上有曹公的影子。小说里有两处惊鸿一瞥：第15回，为秦可卿送葬的路上，宝玉在乡下农家小院里邂逅摇纺线车的二丫头，此处没有任何旁白，就像个空镜头一晃而过，却余味悠长。临走时人群中寻她未果，上车后却回头望见了她，宝玉“然身在车上，只得眼角留情而已”，怅然若失，又情意转浓。另一处是刘姥姥二进荣国府，随口讲了个雪下抽柴的故事，宝玉追问大雪天烤火的小姑娘。本是杜撰，刘姥姥只好信口开河编下去，说茗玉生到十七岁，因病死了，老父亲在小祠堂里塑了个她的像，时间久了，茗玉的像成了精。宝玉信以为真，竟成了心病，回答探春问题时提议“雪下吟诗”，遭黛玉讽刺：“不如雪下抽柴，还更有趣呢。”宝玉又派贴身小厮焙茗按照地名去找，发现破庙是个瘟神庙，里边只有一座泥胎。对陌生人的态度，最能映照人性，宝玉惦记抽柴、体恤冷暖，他的痴，何尝不是他的悲悯呢？

悲悯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同情，而是平视众生的能力。对女性的悲悯，亦是人性的进步。不得不说，曹雪芹的视野和博爱济世，比我们要现代。对现代人来说，跟着曹雪芹眼中的“她”，能学到些什么呢？识趣、有趣、拥有边界意识。第18回，为迎元妃省亲，贾府上下忙得不可开交，连王夫人都忙得脚不沾地。宝钗说道：“咱们别在这里碍手碍脚，找探丫头去。”说罢，便和宝玉、黛玉往迎春房里去。第78回，抄检大观园后，宝钗主动搬出去回避，王夫人以为宝玉得罪了她，凤姐后来评价道：“应该避嫌疑的。”有眼色、知分寸，宝钗善于守住心理边界。当然，遇到不知分寸的人，她也会主动说不。第30回，宝钗、宝玉暗地里较劲，此时小丫头靛儿的扇子不见了，对宝钗笑道：“必是宝姑娘藏了我的。好姑娘，赏我罢！”没想到，宝钗正襟危坐，道：“你要仔细！我和你顽过，你再疑我。和你素日嘻皮笑脸的那些姑娘们跟前，你该问她们去。”靛儿的玩笑开过了头，宝钗没有纵容，这是她的威严所在。无独有偶，面对泼辣强悍的嫂子夏金桂，“宝钗久察其不轨之心，每随机应变，暗以言语弹压其志。”究竟是用什么暗语弹压住她的不正之心，曹公没有细写，却足可见宝钗的聪明过人：该守则守，该压则压。

“金钗”们活得有个性，丫鬟、老妈妈们也毫不逊色，后者更叫人心服口服。第54回贾府里过元宵节，宝玉中途离席，见两个媳妇迎面过来，说话声音大了点儿，秋纹说：“宝玉在这里，你大呼小叫，仔细唬着罢。”媳妇们连忙认错：“我们不知道，大

节下来惹祸了。”并问候秋纹、麝月连日辛苦。麝月问她们手里拿的什么，原来是老太太赏的食物，宝玉想看看，秋纹、麝月忙上前揭开两个盒子，两个媳妇蹲下身子，宝玉看到两盒内都是席上所有上等果品菜馐，满意地点了点头。宝玉的称赞堪称最高褒奖：“这两个女人倒和气，会说话，他们天天乏了，倒说你们连日辛苦，倒不是那矜功自伐的。”听了宝玉的赞美，麝月也说：“这好的也很好，那不知礼的也太不知礼。”知礼、守礼，源自内心的分寸感，恰到好处。与她们对应的，或者说相反的也大有人在，如宝玉所说：“你们是明白人，耽待他们是粗笨可怜的人就完了。”粗笨可怜的人，如邢夫人、赵姨娘，能够看见这种可怜本身也是慈悲心使然，非宝玉莫属。

还有个很容易被人遗忘的女性——怡红院里的宋妈妈。她共出场两次，每次都是一闪而过，却极为动人。第37回，袭人安排她去给史湘云送东西，她还特别问了一句：“宝二爷不知还有什么说的，姑娘再问问去，回来别又说忘了。”回来后，她又及时捎回了湘云的话，“宋妈妈已经回来，回复道生受，与袭人道乏。”意为湘云接受馈赠，表示无法回报，也向袭人转告辛苦了。一来一去，暖彻心灵，把女性特有的细腻表现得淋漓尽致。第49回，宝玉、湘云在芦雪庵烧烤鹿肉吃，宝琴、凤姐、平儿也来了，平儿吃完后洗手，发现镯子少了一个。失踪的虾须镯在第52回里真相大白，不得不赞叹，曹公的草蛇灰线埋得多么深、多么巧。平儿到怡红院对麝月说：“你们这里的宋妈妈去了，拿着这只镯子，说是小丫头坠儿偷起来的，被他看见，来回二奶奶的。”我们大可脑补一下当时野餐的现场，炉子燃着，刀叉齐飞，鹿肉大动，欢声笑语不绝，恪尽职守的宋妈妈看到了坠儿的偷窃，破了这个悬念。当然，平儿也是个大气的人，没有拿坠儿顶罪，反而为她开脱：“所以我回二奶奶，只说，我往大奶奶那里去的，谁知镯子褪了口，丢在草根底下，雪深了没看见。今儿雪化了，黄澄澄的映着日头，还在那里呢，我就捡了起来。”这与鸳鸯为司棋隐瞒私事异曲同工，“我要告诉一个人，立刻现死现报！”或许，有人觉得封建社会背景下的宋妈妈就该是这样的，但内心的柔软和善良是任何东西都掩藏不住的，是女性身上永恒的魅力。这也是曹公侧笔的深层原因——“女儿两个字，极尊贵、极清净的……你们这浊口臭舌，万不可唐突了这两个字。但凡要说时，必须先用清水茶漱了口才可。”曹公是为女性立传，也是为自己赎罪。

我很喜欢法国哲学家西蒙娜·薇依说过的话：“人的生命是卑微短暂的，生活不可避免地充满荒谬，而人拥有的最大的特权是，我们处在爱恰恰可能之处。爱的可能性，高于恶的现实。”也许，曹雪芹留给我们的最大遗产就是爱以及爱的种种可能性，女子乃是爱美的化身。善良比化妆品值钱，心态比蛋白肽管用。让自己变得可敬可爱，永葆尊贵的心，我想这是每个女性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。



□李学朴

自古以来，历代文人先贤对花草树木有着深厚的情感，不仅喜爱植树种花，还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作。

759年冬天，唐代诗人杜甫携家带口由陇右(今甘肃省南部)入蜀，辗转来到成都。760年春，他在好友严武等人的帮助下，建成一座草堂，终于有了固定居所。此时正值春季，杜甫自己动手植树，四处寻找树苗花草。他在《诣徐卿觅果栽》一诗中描述找寻苗木的情景：“草堂少花今欲栽，不问绿李与黄梅。石笋街中却归去，果园坊里为求来。”

树木栽植好后，杜甫精心管理、细心呵护。他在《恶树》一诗中写下自己管理树木的感受：“独绕虚斋径，常持小斧柯。幽阴成颇杂，恶木剪还多。枸杞因吾有，鸡栖奈汝何。方知不材者，生长漫婆娑。”

唐代李商隐的《赠柳》一诗写对柳的赞美、对柳的离去的痛惜爱恋。诗中有一句“章台从掩映，郢路更参差”，其中所谓“章台”，旧时指春秋时楚国离宫。至汉代，京城长安章台街旁多柳，唐时称之为“章台柳”。提到章台柳，还有一段爱情故事。韩翃，南阳人，字季平，唐天宝十三年进士，为大唐才子之一。据孟棻《本事诗》载：韩翃少负才名，有一李姓邻居，与他关系很好，便将家中歌妓柳氏送给他。安史之乱爆发后，韩翃投军，柳氏为了避祸，便削发为尼。平乱之后，韩翃派人寻找柳氏，并题了一首诗寄给她：“章台柳，章台柳，昔日青青今在否？纵使长条似旧垂，也应攀折他人手。”韩翃预料得不错，原来助唐王朝平定安史之乱的番将沙陀利，垂涎于柳氏美丽的容颜，便把她抢去。韩翃回到长安，在淄青节度使侯希逸部下供职，和韩翃为同事的将军许俊对其遭遇深为同情，便骑马驰入沙陀利府第，将柳氏夺回。侯希逸对许俊表示赞赏，及时报告朝廷。唐太宗作了批复：“沙陀利赐绢二千匹，柳氏归韩翃。”这段悲欢离合的故事，在唐代就已经被许尧佐编成传奇小说《柳氏传》，又称《章台柳传》，一时流传，为士林乐道。

819年，唐朝诗人白居易任忠州刺史时，见四周的山冈满目荒芜，发出了“巴俗不爱花，竟春无人来”的感慨。他苦口婆心，动员百姓一起栽树种花。他在《东坡种花》一诗中写道：“持钱买花树，城东坡上栽。但有购花者，不限桃杏梅。百果参杂种，千枝次第开。”

为了培育、管理树苗，白居易每日带领童仆除草、施肥、培土、浇灌。看到自己亲手栽植的树长大成林，种

下的花卉争相盛开，他漫步其间，喜上眉梢，写了很多寄情于树木、花草的闲适诗，如“手栽两树松，聊以当嘉宾”“白头种松桂，早晚见成林”。

白居易在调离忠州回京城时，对忠州的一草一木都怀有感情，依依不舍。即使到了京城为官，仍念念不忘在忠州植树种花的岁月，他曾在诗中说：“每看阙下丹青树，不忘天边锦绣林。西掖垣中今日眼，南宾楼上去年心。花含春意无分别，物感人情有浅深。最忆东坡红烂漫，野桃山杏水林檐。”

北宋时著名诗人林逋聪慧过人、勤敏好学，通晓经史子集百家学说，又擅长书画，精于诗词。宋仁宗曾追赐他为“和靖先生”，后人多称他为林和靖。林和靖酷爱梅花，早年到处游历，四十多岁返回老家杭州，隐居孤山。在这里，他种下大量梅花，并饲养了两只仙鹤。每当他在湖中荡舟时，逢有客人来，书童就将仙鹤放出，他见到飞鹤，便返回孤山迎接客人。他爱梅成癖，二十年不出孤山，终生与梅、鹤为伴，不娶妻，不生子，故后人送其“梅妻鹤子”的雅称。

林和靖在孤山过着与世隔绝、怡然自得的隐居生活。每当梅花盛开时，他便如痴如醉地在梅花丛中欣赏梅花的风姿，品味梅花的神韵，写下了许多咏梅诗篇。他的《山园小梅》一直为世人所推崇，被视为咏梅绝唱，其诗曰：“众芳摇落独暄妍，占尽风情向小园。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。霜禽欲下先偷眼，粉蝶如知合断魂。幸有微吟可相狎，不须檀板共金樽。”生动细腻地表现了梅花的风韵以及自己的爱梅之情。

清代军事家、政治家左宗棠挥师西征时，看到沿途“赤地如剥，秃山千里，黄沙飞扬”的悲凉景象，即下令：凡大军经过之处，必须植柳迎春，否则，无论巡抚、县令，提头来见。很快，从平凉起，大军到哪里，柳树就栽到哪里。左宗棠率部披荆斩棘，一路厮杀，待转程回京时，沿途已是“千里陇原，柳絮娜娜”。在凯旋途中，行至酒泉时，见有几棵树的树皮脱落，以至枯死，左公仔细观察，发现有一头驴系在柳树上，正在啃树皮，他当即火冒三丈，令侍卫将驴赶至酒泉鼓楼下，击鼓集合军民训话。后下令将那头驴斩杀，并宣布：如再有谁胆敢破坏柳树，一律与驴同罪，格杀勿论。人们心胆俱惊，谁也不敢再伤一棵柳树。几年以后，柳树成荫。当地人就将左公西征时所栽的柳树起名为“左公柳”。甘肃巡抚杨昌浚还写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诗，以赞颂此项功德：“大将筹边尚未还，湖湘弟子满天下。新栽杨柳三千里，引得春风度玉关。”

【风过留痕】

古代文人的植树情怀